



## 荷韵

龚启富摄

## 夏日绣品

——云和梯田游记

张韩杰

云和梯田,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梯田集群,拥有千年历史、千米落差、千层梯田,有“中国最美梯田”美誉。著名作家张抗抗曾有文赞美云和梯田:“春梯田,是一轴淡淡的水墨画;夏梯田,是一帧精美绝伦的绣品;秋梯田,是一幅色彩浓郁的油画;冬梯田,是一幅轮廓分明、庄严冷峻的黑白木刻”。读文至此,每每心存向往。

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。荷月刚临,便有幸光临云和,亲眼目睹了“一帧精美绝伦的绣品”。绣品者,刺绣也。绣品是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工艺之一,又称丝绣。苏州的苏绣、湖南的湘绣、四川的蜀绣、广东的粤绣,合称中国四大名绣。手工刺绣的艺术特点是图案工整娟秀,色彩清新高雅,针法丰富,雅艳相宜,绣工细腻,精巧绝伦。而我们即将目睹的,是一幅大自然的绣品,人间的奇迹。

车至云和梯田核心景区九曲云环,一进景区,便觉眼睛顿时发亮,一幅精美绝伦的图画呈现在眼前。但见梯田密布,阡陌交错,轮廓突出,曲线分明,层层叠叠,错落有致,呈现出令人震撼的曲线之美,真可谓“蜿蜒起伏娜姿舞,阡陌纵横曲线盈;田叠千层千米错,云飘万种万丝萦”。田里水稻整整齐齐,葱葱郁郁,层层翠绿,一片盎然,悦人眼目,令人心旷神怡。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,此时此刻,尚有山民农夫,于田中除草耕耘,辛勤劳作。还有那茅草扎成的“农夫”,身披蓑衣,头顶草帽,手把耕犁,正在“吆喝”着驱赶耕牛犁田耕地。“牧童短笛”更是永恒的主题。看,田间小道上,正有一位“牧童”手持短笛,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大自然的美妙。

更有田园小舍,茅草憩亭,点缀其中,平添不少淳朴乡风、山野气息。一股清泉,悄悄而来,从杂草中突兀而出的竹筒中汩汩流出,仿佛阵阵清凉注入肌肤,顿时使人全身舒畅,惬意无比。此情此景,让人情不自禁想起了辛弃疾的《清平乐·村居》:“茅檐低小,溪上青青草。醉里吴音相媚好,白发谁家翁媪?大儿锄豆溪东,中儿正织鸡笼,最喜小儿无赖,溪头卧剥莲蓬。”虽颇不应景,但实在应情。田间小道,蜿蜒其中,时有游人漫步,或欢呼,或雀跃,或高歌,或拍照,人情之美,生活之趣,有声有色,惟妙惟肖,一派生机勃勃。

沿着步道缓缓而行,边拍照,边欣赏,感觉步移景换,景随步变,一步一景,风光各异。路边的凌霄迎风飞舞,欢呼雀跃,就连那尚未吐蕊的花苞也高傲地挺起身姿,火辣辣地向你炫耀这大自然的美景。而在脚边,“花中皇后”(月季)不甘示弱,路边小草竞相争辉,野蜂彩蝶相约而至。极目远眺,但见崇山峻岭,层峦叠嶂,蓝天白云,风和日丽;远处村庄映入眼帘,仿佛就在眼前,给这美丽的绣品再添上壮美的背景。

九曲云环,可谓最美元素汇集,画中有诗,如诗如画。平、齐、细、密、和、光、匀、顺,绣品之美,跃然而出,令人叹为观止,深深陷入这一帧秀美的夏日绣品难以自拔。

苏东坡有云:“味摩诘之诗,诗中有画;观摩诘之画,画中有诗。”摩诘者,王维也,唐代著名大诗人,能诗会画,诗画具工,清新淡远,自然脱俗,使人品诗如在画中,赏画诗意勃发。观云和绣品,恰如人在绣品中,绣品心中留,与摩诘之诗、摩诘之画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只可惜,没有王维之才,更没王维之境,只盼有朝一日,再次光临,不但要好好地品尝这“绣品之美”,还要品味那一轴淡淡的水墨画、那一幅色彩浓郁的油画和那轮廓分明、庄严冷峻的黑白木刻。

## 月下“美人”

管淑平

静静的夜晚,推开玲珑小窗,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,沁人心脾。寻香望去,一丛丛昙花将绽未绽,正悄悄地,轻轻地,随风摇曳。

那昙花,淡雅而宁静,温柔而含蓄,宛如月下的仙子,风姿绰约,楚楚动人。遂起身,着衣,携孤灯一盏走出门去,独自踏上狭窄而幽深的石板小路。那条天天都在走的小路,为何今晚却忽然有了一丝陌生的感觉?哦,原来是因为平日里那既不显山也不露水的昙花呀!

月光淡淡的,空气中泛着一层薄薄的青雾,像是一件披在夜空中的朦胧的轻纱。不知不觉,我已漫步到了它的跟前。

恬静的小骨朵儿,怎能不让人生出爱怜之心来呢?在月华的掩映之下,它们宛如清水漫过的芙蓉,天然去雕饰,淡美不喧嚣。骨朵儿那样小,却给人一种极为亲切的感觉,不矫揉造作,像故人,像孩童的脸庞,温厚,清澈,纯粹。

紧贴着骨朵儿的是那浓绿的如一柄长剑一样的枝条,悄悄地托举着骨朵。柔嫩而宽大的叶儿幽幽微微地布满了它的身体,它们是最敬业、最无私的护花使者,在无数个风雨催逼的日子里,以自己的身体为盾,阻挡着一切困苦,如父母疼爱子女一样,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那枝头的一朵朵儿。

花丛里时不时地会传来一两声蟋蟀的欢鸣,如一首清脆的铃音,抚慰着夜的心灵,也抚慰着花开的心事。

昙花,是婉约派中的一份子,它不能是豪放派,因为它的柔情万种是经不得点破的,点破了也就没了意韵。那样含蓄的模样,非昙花莫属。它像是从易安的词句中走出来的,透露着青涩与娇羞。它的生命轨迹也是含蓄的,默默地生长,缓缓地抽枝,轻轻地开花,悄无声息地飘零,它生命的每一过程都是美的,美得自然,美得妥帖,美得亲切,美得不动声色。

## 扁豆花儿开

张新文

遛弯至乡野,发现一个篱笆小院,住着两位老人。院落不大,没有水泥地面,却打理得很干净。砖块垫底,石磨置上就是饭桌,饭桌的上面是瓜棚,新旧丝瓜,墨色绿色皆有,稀疏垂下,很有古风和诗意,适合把酒临风、月下对饮……

此时是秋天,扁豆攀爬在篱笆上,叶子葱绿,紫色的碎花一丛丛盛开着,煞是喜人……一边结果,一边开花;一边开花,一边结果——扁豆,是秋天的少妇,美丽着,孕育着,很招人喜欢。

“一庭春水瓢儿菜,满架秋风扁豆花。”没想到一生爱竹的郑板桥,还这么迷恋土得掉渣的扁豆花。在很多文人高士的画作或文字里,一草一木都有了灵性和感应,能够与人同喜同悲,欲语还休。本应是瓜果飘香、谷穗压弯躯干的季节,所有的姹紫嫣红早已化作尘埃,只有扁豆还在开着花儿,笑迎冰天雪地的到来。兴许郑板桥与扁豆花对视过,倾慕过,忘我过……

据说扁豆源自非洲,秦汉时传入我国。“身毒有荚豆,扁薄类豚耳”,这是汉文帝时期《大荒纪闻》里的记载,至今河北等地仍把扁豆叫做“猪耳朵”。我的家乡在皖北地区,故乡人称扁豆为“茶

豆”,这是我始终不明白的地方——“茶”与“豆”本来是不相关联的植物,偏偏硬把它们往一块儿凑。故乡食用的扁豆是紫色的,后来生产队种植一种白色的扁豆作为药材。我想,既然扁豆可以药用,那就跟喝茶水一样,能够去除人肠胃里的脂肪,所以扁豆与茶就这么有了关联,扁豆有了“茶豆”的别名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年少时在农村,物质匮乏,没有砖瓦,家家户户都是简易的篱笆院落,饭桌就放在丝瓜棚下,除非下雨了才会慌忙搬进土屋。入秋天凉,一家人坐在篱笆院落里吃饭聊天,天南海北,说些听来的消息。有时邻居也来凑热闹,加入谈天说地的行列,说着说着,月亮就升到了正南方,照在了门口那条缎带般的溪流里,“贫与邻翁棚底话,不知新月照清溪”。多么美妙的乡间夜意境,至今依然温暖着我的年少梦。

扁豆种植没有过多的要求,粗放种植即可旺盛地生长,篱笆园、土墙旁、树底下都是扁豆的乐园。有一年我把扁豆粒放进一棵老柳树的树皮里,它居然也能发芽成长,老年人都觉得蹊跷,说扁豆瓷实、不矫情。扁豆是藤本科植物,喜爱攀爬向上,所以唯一的要求就

千百年来,昙花给人的印象总是含而不露的。提及它的美时,一下子竟都说不太清,昙花的美,到底美在哪里?这个缘由,也因为它的生命的短暂,不知不觉地披上了一层层朦胧的轻纱。以至于,谈起它时,人们的嘴角也被怔住。“昙花一现可倾城,美人一顾可倾国。”就连所留诗句也是这样充满了梦幻。昙花一现,堪比美人倾国。

是呀,为了一刻的绽放,它积蓄了一年多的力量。本以为会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,惊艳群芳,然而,昙花却低调地选择了与清风明月相伴,不与百花争艳。然后,不娇不媚,无声无息地绽放,翩若惊鸿。一刹那的温柔,便足以撩拨开人的心扉。这就是昙花。

“啪”的一声,眼前的昙花开了,花苞缓缓地张开,一朵朵花苞像是一个个小喇叭,吹奏着绽放的惊喜,温柔成一片无语的忧伤。它——既是月下的昙花,也是月下的“美人”。

是要有可供攀爬的架子。有些扁豆爬到树梢,到了冬天,一树的干扁豆像是树长了无数只耳朵,每当西北风“呼呼”刮起,风干的豆粒拼命地去撞击干瘪的豆荚,发出“刷刷”的声音,深更半夜路过,有些令人惊悚和不安。

一到秋天,母亲喜欢把极嫩的扁豆摘回家,去四周老筋,洗净,切丝,放葱、姜、蒜,热油入锅,油最好是坛子里用小勺挖出油脂般的猪油,扁豆丝与青椒丝同时倒入锅里翻炒,淋少许清水即可出锅。更多的时候,母亲会把扁豆放在开水里烫一下,然后把烫过的扁豆放在太阳底下晒,直到晒成扁豆干为止。

扁豆干烩肉那可是一道上好的家常菜,先把扁豆干用温水泡,大片的切一刀,小片保留原样。先炒肉片,后放泡软的扁豆,再次翻炒,直至豆角相处融洽,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。这样出锅的扁豆烩肉,肉,入口肥而不腻;豆,食之滑溜,干而不柴,有嚼头,扁豆粒特别好吃。儿时每次吃扁豆干烩肉,争抢豆粒都是我们兄弟的一大乐事,至今想来,豆香还在唇齿间缭绕,快乐还在思绪里蹦跳。

满架秋风扁豆花,一半是人间烟火,一半是文人风雅,在秋天里前行着。